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
第四回 懼橫逆抱恨許親 遇姻緣俠腸誅盜

詩曰：不辭跋涉獨伶仃，何意途窮到草庭？

兒女話酸悲白髮，英雄義激壯青萍。

虎終斃穴荒山靜，花自含芳玉砌馨。

深喜天緣遙作合，少年豪俠女娉婷。

話說石珮珩叩門數下，只見一個白髮老者同一人開出門來。一見珮珩，即拱手道：「想是潘爺來了麼？」珮珩聽了，不知就裡，乃道：「我是過路的人，因錯過了宿頭，故到寶莊借宿，不是什麼潘爺。」那老者方把珮珩細認一認道：「原來是借宿的。」遲疑一回，若有不肯之狀。珮珩道：「老丈高年，自然是一位長者。小生只因貪路，錯了宿店，窮途周濟，也是為人好事，為何這般相拒？」老人道：「只是家中有些小事，不便相留。」珮珩道：「小生止得一人一騎，就是老丈有事，但借此處門口一椽棲身，卻也無礙。」那老人見得珮珩詞氣溫和，又料此時若不留他，卻叫他何方投奔？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裡面坐。」

珮珩乃牽馬進門。只見那中堂燈燭熒煌，又聽得裡邊聚哭聲音十分悲慘，心下好生鶻突。且將馬係在庭中樹上。那老者卻叫家人牽了馬進去喂好；又指著側首廂房對珮珩道：「少頃我家有客來，就請在此內少坐片刻。」珮珩應了。然後拱珮珩進廳。

施禮坐下，老者便問居住姓名何事獨行到此？珮珩一一回答。乃問：「老丈尊姓高壽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朽姓裘，賤字友生，今年六十有八了。」珮珩又問道：「老丈中堂如此擺設，必是嫁娶喜事，為何哭聲這般淒慘？適才小生叩門，老丈為何口稱潘爺？小生狐疑不決，敢問老丈是何原故。」裘老兒見問，將欲說出，先索索的拋下淚來。

原來此地近了仙霞大嶺，地方荒野，村落稀疏。大道上不過是來往的官員商旅，都要趕路，匆忙投奔宿店，沒有得到這些村落中來。村裡居民，除有事入城，完糧買物之外，也只是守著村莊過日。所以這一方的人家，都可以安居樂業。不料近年卻來了一個兇人，姓潘，名叫山虎，是個福建邊海出身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甚有一身膂力，向來聚集了一班遊手無籍，出沒江海，劫掠客商。眾人見他有本事，推為頭腦。因上年李按察平了福建山賊，又沿邊添設官軍，申嚴海禁，海中不能存紮，乃同黨羽走到這個地方。見是浙、閩交界之區，四通八達，荒僻可以藏身，憑你胡為，一時官府耳目不及。各人平日都攜掠有些積蓄，乃揀一個所在，搭蓋起一所房子，有一二十間草屋，存紮了手下一二十人。他卻不去肆行劫掠，平居無事，照像一個莊戶人家。先於附近地方，裡許之內，東村西巷，請這些鄉人吃酒；吃酒之後，便請做會，每家要米五斗一石——也是看人家豐儉起例。這些鄉人看潘山虎不知是何等樣人，若說務農，卻又不種田地；若說經紀，又不見他出外為商；只見他槽頭有馬，行動便有人跟隨，卻又不是個落職官府；家人都是些精強光棍，揎拳捋臂，又不是享田產的土豪——肚裡都有些怯他。然說到要做會討米，卻無人肯肯輸心服意，也有回的，也有許的，也有許了求減的，也有應承了原不與的。潘山虎叫人催了兩次，見無人肯依，便揀一家先下手，夜裡打到他家，席捲去了。到明日，原來請這失事之人去到家裡，說道：「你昨夜被人拿了東西去，是我一總奪了下來，你可拿去。」十分之中也只付還七八分。那人因失了東西氣苦，今見潘山虎還他，那好與他說多說少？只有得極口感激，倒要出東西去謝他。潘山虎卻又叫人往各村巷去張揚說：「你們不見信，若依了我潘爺做事，包管你們太平，不然就像某人家樣子，不要怪我不對你們說好話。」眾人原明知山虎所為，今又見他大張曉諭，不敢違拗，先有怕事的，把米送他，就是不肯的，也坐身不安了，便大家送去，竟做了一個成例。山虎又往別處拐擄了兩個婦女小廝。自此，由近及遠，方方有十餘里開闊地面，都在他所屬之內了。這裘老兒的村巷，也在十里之內，自然要一例樂輸。正是：

強人調度也奢遮，坐派資糧會作家；

大抵鄉愚無膽智，任教狐鼠自排衙。

裘友生見問，不覺先拋下淚來，哭訴道：「老朽居此有年，祖世耕讀為業，稍稍康裕。拙荆鄧氏，止生得一子一女。孩兒又不幸上年早亡，單留下這個女兒，乳名翠翹，年幾出字，雖不比傾國傾城，在村莊人家，也算得做第一。老夫婦兩口，愛若掌珠，要擇一個佳婿，續我後嗣；不料姻緣阻滯，至今未曾受聘。那知平地生波，近來嶺下離此有十來多里，有個強人居住，那為頭的姓潘，綽號山虎，年紀約有二十五六，甚有非常本事，聚下亡命數十，自稱老爺，令我們每年各家納白米幾石，就不傷害，至今做成例子。不知他何處又訪知我女兒貌美，竟要娶作壓寨夫人；老朽再三不肯，他也便不提。一日，忽然請我幾個鄉老吃酒，以死挾我，逼寫婚書，送我白金百兩作聘。那潘賊還對人說：『我再不做沒把柄的事，這婚姻大事必要一個媒灼，所以請各位做個見證；不然，我怕不會做蠻事，搶了回來麼？不過是存個體面兒，後來翁婿好來往。』老朽被逼不過，只得寫了婚書。回家說知此事，老妻埋怨不消說，女孩兒刻刻欲尋短見，兩老人費盡防閑。那賊擇定今日來娶，小女誓不欲生，非死別即生離，故此合家痛哭。方才客官叩門時，見是恁般裝束，一時老眼模糊，認作潘賊部下，故錯問了。」說罷，不勝悲哽。

珮珩聽了，怒髮衝冠，連聲喊道：「太平世界，怎教強人如此放肆！」裘老兒慌忙叫珮珩低聲道：「客官，莫管閒事，恐有人聽得，取禍不小。你是異鄉人，不知這潘賊的利害哩。」珮珩笑道：「你這老人家，就這般害怕，怪不道將女兒斷送。」裘老兒又哭道：「實是出於無奈，不可解救；若不與他，除非合門自盡。」珮珩道：「何不遠避他方？為何便到自盡地位？」友生道：「若要遠避，田房屋宇一時也出賣不及；若是棄了，別處又無靠傍，何以謀生？他若知風禁住，卻不一家盡遭荼毒？所以無法處治，只得依他。」珮珩道：「他今日既來娶親，約定幾時才到？」裘友生道：「他說一更以後便來。」珮珩道：「不妨。此時尚早，我能救你女兒不墮強人之手。」裘友生反笑道：「客官，你是個少年人，未必曉事。他勇力絕倫，你那能救得我的女兒？」石珮珩聽道：「你道我年小敵不得他，我今且顯個手段你看。」見階下有一個大石墩，便向前輕輕捧起道：「老丈請看！」裘老兒驚得張眉咂舌道：「原來小相公有如此大力！那石墩有七八百斤，若不是數千斤氣力的，一時也難搖動。小相公竟輕輕捧起，真是天生的神力，世上少有！老朽肉眼不識，請相公坐了講，有何妙策救我女兒？」

石珮珩放下石墩，面不改色，進廳坐下，道：「待我假作你的女兒，把繡袱蓋著頭面，坐在你女兒房中。待他來迎親時，須把好酒將他從人盡行灌醉，待我上轎出門，到他家裡，自能相機行事。」裘老兒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必至相殺了。只是相公一人寡不敵眾，如何是好？」石珮珩笑道：「饒他千軍萬馬，我也不怕；何況幾個毛賊，便難處制？包管你父子團圓罷。只是殺了他，可有怎麼別處羽黨與他為伍的前來報復？這個便要再商量。」裘老兒道：「他們總不是此處人，數年以來，止是他一家人口，不見有別處羽黨往來，這倒不要慮他。只恐他有提防，打虎不成，反遭其害；相公青年，倒為老朽家事受其荼毒，老朽於心不忍。」石珮珩道：「忒煞好笑！那潘賊拿定你等做事，提防些什麼來？這個不消老丈掛心，此事乃我們當行之事。」裘老兒道：「相公須斬草除根，不得又有存留，致老朽貽優他日。」石珮珩道：「不為你便罷，若為你時，自然做得乾淨。倘一時除他不完，我便住在這裡，等搜絕了他，然後起身何如？」裘老兒聽說，無限歡喜。

時鄧氏與女兒對哭，只見家人牽馬進來，說：「有個借宿的客人在外。」鄧氏便住了哭，走到屏門後伏著細聽，一總得知，不勝大喜。即令托茶出去吃過，自己也隨後出來，到石珮珩面前萬福，道：「兒家門戶有緣，得遇相公下降；若能除去殘暴，真是我女孩兒的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。」石珮珩慌忙還禮，裘老兒便令取出現成酒飯與石珮珩吃飽，然後引進女兒房中來。

時翠翹已避在母親房裡去了。石珮珩四下一看，見房裡甚是精潔，雖不錦繡奪目，卻也麝蘭撲鼻，又見那左邊一桌上設著文房四寶。鄧氏道：「相公，此是小女拈弄的。」珮珩暗暗驚訝，道：「若依他父母所言，這女子卻是才貌兼全的了。」便脫去自己衣服，把他女兒衣服穿上，著上長裙，覆了兩足。裘老兒夫妻又再三叮嚀，然後出房，把石珮珩行李放在自己房中，把馬喂在內室，

捏著小心，專等潘山虎來娶親不題。

且說潘山虎約了是夜親自去裘家迎娶。約有一更以後，便裝束停當，帶了合家人等，抬了轎子，自己帶刀跨馬後隨，止留兩個小廝並兩個婦人在家。行夠少時，到了裘家門首下馬。裘老兒聽得門外馬嘶人喊，知是潘山虎來了，合家唬得心頭亂竄，慌忙開門迎接。裘老兒僂偻階下，潘山虎上前扶住道：「老丈，豈敢！」大踏步走上廳來。裘老兒留從人側屋坐下，著家人陪了，自己陪著潘山虎中堂飲宴。鄧氏慌忙進房中，對珮珩道：「相公，他那裡已來了，須小心行事則個。」珮珩便戴上繡兜，把自己掛刀貼身藏下，又令裘家家人把自己脫下的衣服打成一包，叫他背了，吩咐道：「若到潘家，可把這衣包放在房裡，待我明日好穿了回來。」各項料理畢。時裘老兒將好酒食把他從人盡行吃得醉飽；獨有潘山虎貪花燭之歡，不十分吃酒，催促起身。石珮珩一步一步，慢慢的扶出房來上轎。此時喜殺了一個潘山虎，恨不得打跌。惟有裘老兒夫妻兩個捏著一把汗，懷著鬼胎，放心不下。鄧氏又假哭起來，送他轎子出門，然後關門靜守。

三口兒那敢睡覺？圓坐房中，對了一盞孤燈，好生淒楚。鄧氏道：「不知這石家郎君了當得否？設使做不來，我們卻怎麼處？」裘老兒道：「不妨。這石生雖則年輕，卻有偌大氣力，看他舉止，決不是那等輕妄的，自能了當得來。況且潘賊從人都有些醉了，縱使兩下相殺，料石生也應付得他們過。」鄧氏拍著女兒肩頭哭道：「做娘的養了你，指望你嫁得一個好女婿，我們的終身好靠傍他；不料高來勿成，低來勿湊，卻撞著了這潘賊的冤家，累你終身不得結果！雖則吉人天相，遇著這個石家少年來，還不知是禍是福。我的女兒呵，叫我做娘的如何放心得下！」說罷，哭不出聲。翠翹潸然淚下道：「母親放心，爹爹看人料是不差。今日忽遇這人來借宿，便肯慷慨仗義，想來也是天地祖宗暗中差遣，自然有些好處。裘老兒聽了，打著心頭，便去點起香來，對著當天跪下，禱告神明祖宗，暗中保佑，幫助石珮珩成功，以全一家良善；倘能夠斬除凶黨，情願將女兒嫁與石珮珩為妻。

禱告罷，進來坐下，乃對著鄧氏指著翠翹道：「我方才拜告天地祖宗，陰力扶持石生事成，便是我女兒的重生父母，合宅福星，我便把女孩兒……」說到此處，硬咽不能出聲，半晌道：「我便把女孩兒嫁與他了。」說罷大哭，翠翹也低頭下淚。裘老兒道：「你看我家自足姪兒，叫他吃酒吃食，便如飛來了；為這件事叫他在此料理一晚，就像有甚利害事拖累了他的，竟托言躲了回去。這石生陌路之人，便肯慷慨仗義，挺身為我，可見得做人的有情義，有肝膽，竟有天淵之隔！靠著至親，有何用處？」又道：「我看石生相貌超群，英氣煥發，快不久居人下，後來自然發達的；我將女兒配他，也是女貌郎才，足稱嘉偶。」又撫著翠翹背道：「倘若石生有了正配，你便未免服一分小；不是我忍把你如此，只為潘賊這個萬剛，若嫁與他，設使一日事敗，被官府拿去，連你都不好得開交，我們有何顏面？還要坐監坐牢，拖累不了。今即做石生的婢妾，後來他掙得一個好日子，我與你都有光輝了。兩人比來，奚啻天壤！」

正在悲歎之際，忽聽得咚咚叩門聲響，三人都唬得一跳。鄧氏口中齒牙顫抖，沒工夫去說話；裘老兒日定口吐，唬得呆了；倒是翠翹道：「爹爹休慌，我聽那叩門聲來得和平，不甚兇暴，還是爹爹出去看來。萬一那人做事不來，孩兒終拚一死。」裘老兒見女兒反有些主意，只得悄悄地摸到門前，只見門外有燈籠火亮，又聽得敲門叫道：「開著，我。」裘老兒聽了聲音，便把驚惶放下一半，原來是家人裘能——替石珮珩背衣包去的。裘老兒聽得真切，便問道：「裘能，你怎麼先回來？還是一人？還有那個？」裘能道：「只我獨自。」裘老兒然後開門，裘能進來，把門關了。回至房中，鄧氏見了，也把心腸放下，乃問道：「你怎麼先回？」裘能道：「我到了潘家，即把石相公衣包放在房裡，我恐他們設使殺門起來，不是當要的，性命要緊，便問他討了燈燭，先走回來了。他們要留我飲酒，被我說是家中無人，要早些回去，明日少不得來看我家姑娘，然後領情罷。」裘老兒道：「說得好。石相公可有什麼動靜？」裘能道：「沒有什麼動靜，我看來石相公這事，自然成功的。」鄧氏道：「那裡見得？」裘能道：「一來眾人都醉極了，方才潘山虎又賞了許多酒肉，他們自然又去盡吃；二來石相公有這般氣力，看來能事人自會隨機應變，料無破綻。」裘老兒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。」正是：

一人逆料未為確，眾意相參事可知；

莫道鄉人無見識，鄉人原會破群疑。

且說潘山虎押著轎子，不一時到了家中，把轎直抬到內室，方才放下，早有兩個女子可攙扶進房。原來這兩個女子是潘山虎別處擄拐來的，雖有些面眼，終屬粗蠢，故此只算得婢妾模樣。今見娶得一位美人來家，潘山虎的心花都喜碎了，吩咐備酒進房，與新人吃合巹杯，又把酒肉分賞眾人。不移時，酒筵停當，潘山虎令女子送酒與新人吃。石珮珩恐防女子來送酒掀起繡兜，露出破綻，乃低低說道：「我是不會飲酒的，不消送罷。」潘山虎聽得這個聲音，喜得把胸膛亂擦，道：「既美人不會飲酒，你等不必送了。」便自斟自酌，一連吃了十數大杯。引得那火氣勃發，忙除了頭巾，走到床前，揭開帳幔，笑說道：「小生要親近玉體了，美人請卸了首飾，上床安置罷。」便把手來攬抱。

此時石珮珩已把刀捏好在手，見他要來抱時，勃然大怒，揭去繡兜，喝一聲道：「認得我麼？」把刀只一揮，但聽得潘山虎口中道了「阿」的一聲，早已身首兩處，那一顆頭，便從帳幔裡拋將出來。唬得那兩個女子顛倒在地，不知是何原故，但叫「饒命」。珮珩已是解去長裙，走出帳幔，把兩個女子揪過頭髮，一刀一個，結果了性命。遂紮起袖子，開了房門，悄悄尋著了門路，來殺眾嘍囉。不認得路徑，先走到廚下，黑暗裡見一人在廚下提了一壺酒來，問道：「是那一個人？」珮珩就照面一刀砍去，那人望後倒了，再加一刀，性命完局。便走進廚房，但見兩個小廝在那裡吃酒飯，喝一聲道：「那些人都在那裡？」兩個小廝都嚇了一跳，話都說不出，珮珩又喝一聲，方嘴裡亂打疙瘩的道：「在……左廂房裡飲酒。」珮珩把兩個小廝也揪了頭髮，一刀一個，剝下頭來。

便轉到外邊，過了一進房子，只見左手裡有燈影明亮，想是此處了。走近近前，只見一人在庭中撒溺，珮珩立在暗中等著，只見那人撒溺完了，進門把門掩上道：「這時老爺好快活哩。」說罷便笑。聽得也有人笑聲，珮珩只上前伏在窗外隙縫裡看時，但見明燈晃晃，有幾席酒都闌珊了。約有一二十人，也有磕伏在台上的，也有睡在凳兒上的，鼾呼大作，還有幾個醒的，說話都似醉夢中聲口，也有幾個還在那裡吃的，唧唧噥噥，也都是酒話光景了；總之這班無賴亡命在裘家吃了許多酒，回來潘山虎又賞了酒肉，便盡死摺下，所以吃得恁般大醉。珮珩看了，即踢進門去，順手就砍去幾個，只見那不曾睡著的，還又掙扎起來，急切裡那能動彈；但喃喃的道：「兀那小伙兒，便敢來殺人？」動也動不得的。珮珩即揀不曾睡著的先砍，須臾殺盡。然後攜燈到前後來細搜一回，惟恐尚有遺脫。便尋那背衣包的裘家家人，走遍了，只是不見，心下想道：「莫不是混殺在左廂房裡？」便到左廂把首級個個細認，卻都不是——只因這裘能先回去了，珮珩沒有曉得，故此再尋不著。

時已半夜有餘，又因殺了一二十人，有些倦意，便入房來睡。把潘山虎的頭提起來燈下觀看，但見虎額劍眉，闊唇大耳，指而說道：「看你形狀，到是一個將材，若去投軍效勞，也自然有個小小結果，因何不做好人？今卻死在我手裡！」說罷，擲頭在地，上床睡覺。

直到天明起來，換上自己衣服，又到廚下尋些乾餅吃了，帶著掛刀，跨了強盜的一匹馬，出了這門要走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今回去，那裘老兒又疑心不曾將他一家殺盡，懷著鬼胎，反教他放心不下。」又一想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復進門把眾人的鼻子，不論男婦，盡行割下，扯一塊衣襟包了，共計二十五個鼻頭，包好了，揣在懷裡。見那滿屋屍骸狼藉，心下轉念：「倘有過往的人到此，不知是強人被殺，呈報了地方官府，自然追究這方百姓，不行救護，那時輾轉株連，甚為不妙；我今不如放火燒了，倒是乾淨。」這屋中布匹銀錢，頗有積蓄，珮珩道是不義之財，一些也不取。到廚房下將火種吹著，就廚下放起一把火來。霎時煙燄飛騰，火勢猛烈，再加之草房蘆壁，更易燒燬，一瞬間，摧枯拉朽，皆成灰燼。正是：

欲作巫山會，翻成襖廟災；

玉顏須命召，賊子為人媒。

殘骨飛磷火，餘腥逐草萊；
相思心未遂，一夜已先灰。

珮珩帶馬離開，立看了一回，料這些屍骸自然燒燬，然後放心上馬行來。因不認得路，左右亂走，況且昨日在轎裡抬來，那曉得東西南北？走了好多時，走著了一條路道，約摸是昨夜投宿經過之處，方才到得村裡。望見昨日那背包的人在路口探望，見了石珮珩，如飛的迎來，叫道：「石相公，回來了！待我去報知阿爹。」回轉身就走。珮珩叫住問道：「你幾時回來的？」裘能道：「昨晚夜裡就回來了。」說罷飛奔進去。珮珩下馬，隨後進來。裘老兒慌忙趨出接著，大喜道：「相公回來了！那潘賊如何發付？」裘能接過了馬，鄧氏也出來問詢。

三人坐定，石珮珩便把殺賊之事一一說知，喜得鄧氏只是笑，道：「石相公果是天生豪傑！怎麼在屍堆裡睡了一夜？好不怕人。」裘老兒卻低頭不語。石珮珩見了，笑道：「莫不是疑心不曾殺絕賊黨麼？」裘老兒道：「正為此事。」珮珩道：「且請問老丈潘，播賊居此有年，老丈又年年送米，時常往來，自然知他家中人的數目，卻是幾十幾百？」裘老兒道：「那裡就道幾百？我豈不知那潘賊部下大小共有二十二人，還有婦人兩個，連他自己，共是二十五人。如今相公雖則如此，未知可曾殺絕？設使留了一個兩個，到後來尋著老朽，那時節叫我如何防備？豈不是一家良善原要死在他手裡了！」說罷，不勝愁苦。鄧氏聞言也蹙額道：「這事怎了？石相公須為算計則個。」石珮珩呵呵大笑，向懷中取出一個包兒，遞與裘老兒道：「果不出吾所料。你們只消看了這件東西，便知分曉。」裘老兒接了，放在台上，解開包來，打一看時，吃了一驚。正是：

驕誅乍聽驚還喜，劓鼻今看駭更疑；
豈是徐筠夢神術，竹籃滿貯血淋漓。

裘老兒解包看時，見血淋淋都是人的鼻頭，不勝驚愕道：「怎麼都是鼻頭？這是何意？」珮珩道：「你且數一數多少鼻頭，就曉得了。」裘老兒逐一細數，不勝大喜道：「相公先知老朽有疑，故把他鼻頭割下，做個證兒。果有二十五枚，斬草除根，永絕後慮。怎不教老朽拜服！相公青年，如此勇膽過人，先有成算，若非神人，怎得及此！」遂同鄧氏下拜，珮珩還禮不迭。

拜畢，裘老兒叫家人將鼻頭埋了，珮珩又將燒屋之事說知，友生夫妻愈加歡喜，乃令女兒出來拜謝。翠翹再三延緩，不肯出來。裘老兒發怒道：「若非天地祖宗有靈，得石相公搭救，非惟汝身付之強暴，連老身兩個不知作何下落！此德此恩，怎好不當面拜謝？」鄧氏對翠翹道：「那石相公是個好漢子，我孩兒不消如此執意。」翠翹只得梳好頭面，換了衣裳，鄧氏攙扶出來。珮珩舉目一觀，但見：

粉面若瓊，雲鬢如霧；眉橫岫色，澹點春初；眼帶波痕，朗分秋暮；腰如弱柳，誰羨小蠻；口似櫻桃，孰稱樊素；體輕趙燕，力怯綺羅；足小潘妃，蓮生跬步；湘裙霓裳，唇朱齒弧；南威避形，西施增妒。

珮珩看這女子冉冉而來，相貌豔麗，舉動閒雅，果然是天香國色，螭首蛾眉；自己雖是剛直男兒，然見了他也生憐恤。裘老兒便令翠翹下拜，珮珩慌忙還禮。翠翹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拜畢，鄧氏攙了，即轉身進去。

隨即擺出酒飯來吃過。珮珩道：「小生是趕路的人，煩老丈取出衣囊馬匹，就此長行。」裘老兒哈哈笑道：「石相公為老朽垂恩，單身殺賊，使老朽父女三口性命得以保留，便供奉石相公一世，也還報答不來，為何忽然便去？教老朽於心何忍？今日定要挽留一宵，少伸鄙敬。」珮珩必要起身，裘老兒苦苦勸住，鄧氏也再四相留，珮珩只得住下。此時裘能出去傳說，合村都曉得了，稍近的村子也先聞知這個消息，無不歡聲動地，漸漸傳開。凡十里之內受潘山虎炙剝的，家家男婦大小，無一個不感念石珮珩，把珮珩名號極口稱揚，焚香頂祝。有詩為證，正是：

當時周處能從善，廟食千秋頌一方。
何況客途除大害，因公仗義姓名香。

各村坊上有幾個坐得出的鄉老，要來識認石珮珩，都到裘家來拜望。一見無有不極口稱贊，果是好一位少年英雄，古今罕有的。珮珩也費了許多晉接周全。眾鄉人因每年省了幾石白粟，何等歡喜，便要公備禮來酬謝，又要送酒席來款留。珮珩托裘友生出去致謝眾人，叫他們不必費事，一概謝絕，算心領了罷。這些鄉人，小器的多，雖則感激不淺，然叫他腰裡打出錢來，原有些牽強的，看見珮珩回了，便順水推船，竟不再說。這班人也不再想每年納米與潘山虎，何年是個結局？今即作一年分料，謝了石珮珩，也還省了各年無數東西。總之人心落河要命，上岸要財，到吃緊處，原一樣的拿了出來；若可以緩得的，又放僵了。那曉得道理上的輕重曲直？一味餽酸慳吝而已。正是：

堪憐蠹濁守錢奴，財貨深藏有若無。
受詐自甘饋饋獻，酬勞且復緩須須。

裘老兒當下便備起兩席盛筵，請了村中兩個老者，一個叫做高爾林，一個叫做童士禮。又請了幾個近鄰，又去叫了姪兒來一一喚做裘自足，都與石珮珩相見敘問過。當下珮珩坐了首席，眾人各序齒分，賓主坐定。是日裘老兒無事在心，頗覺暢快。放開懷抱，互相勸酬。半酣，裘老兒便問石珮珩道：「石相公說是南直揚州，怎麼聲口不十分相似？」珮珩道：「小生原籍山西，近日移住揚州。」裘老道：「卻不道來。今石相公椿萱高壽幾何？」珮珩道：「一總去世了。」裘老兒道：「宅上還有何人？」珮珩道：「止是小生一個，而今與舍表弟同居。」裘老兒道：「令表弟是誰？」珮珩道：「舍表弟姓凌，字駕山。」裘老兒道：「這凌令親還是令表弟，年紀一發小了。作何生業？家世如何？」珮珩道：「舍表弟已是進過學了，他乃尊是兩榜，曾任浙江紹興府太守。」裘老兒道：「原來是一位搢紳。石相公自然也有功名的？」珮珩道：「小生已是棄書久了，也不做什麼；舍表弟有些家事，小生替他料理。」裘老兒道：「石相公令岳是誰？」珮珩道：「尚未定親。」裘老兒聽了，覺有喜意。當下盡醉方散。珮珩即在廂房安歇。

裘老兒便與鄧氏計議道：「方才席上，我問起石生家事，原來他尚未定親。我今女兒與他，倒是一鞍一馬。」鄧氏道：「或者是他講謊，也未可知。」裘老兒道：「你也好笑。他難道曉得我要與女兒他，便生出這般謊話？」鄧氏也笑將起來。是夜，夫妻二人說一回石珮珩人材，說一回石珮珩本事，真正慷慨丈夫，肯替人乾這般大事；又說一回女兒親事，若嫁與他，決是相得的，足足講了兩個更次，方才睡著。

明日天明起身，裘老兒即到珮珩廂房裡來，卻見珮珩也起身了。裘老兒道：「石相公何不再睡一覺，直恁的早起？」珮珩道：「昨日承老丈尊情，已又擔擱了一天，故此今日早起身，好早些走路。倒求吩咐廚下，早些做飯。」裘老兒笑道：「只怕今日尚不能去哩。」珮珩吃驚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裘老兒道：「石相公且莫作登程之念，老朽卻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，與石相公說知。」珮珩道：「老丈但說不妨，在小生可行則行，可正則止。不知老丈有何見教？」裘老兒道：「也不為別事，只為小女起見。因他略有姿容，以致強人劫奪。那時老朽已料作骨肉分離，一家拆散。感謝天付良緣，幸蒙石相公借宿，俠氣除凶，使老朽一家骨肉團圓，歡天喜地，雖鏤骨銘心，此恩難報。但念小女年當及笄，正可適配，前因揀擇，幾墮污泥；今珠玉在前，若不早完姻事，豈不是為父母之過？如石相公不棄寒賤，提挈小女，不獨小女所適得人，而且老朽合門有靠。故此斗膽自薦，望石相公俯賜慨允。」珮珩笑道：「老丈所言差了。小生此舉。為一時義氣激發，並無他故。今若仰攀，便似出乎有為。」裘老兒道：「老朽所言，一些不差。石相公初心，出於一時義激；老朽本心，實欲擇配君子。今石相公如此英雄少年，小女正堪侍奉巾櫛，老朽決不肯錯過。少停老朽還要備酒請媒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如今都有了，原是依著義禮上行的，石相公休要推調。」珮珩道：「只是小生住在隔省，遠離貴處，老丈又無公郎可依，只怕此事還要斟酌。」裘老兒見珮珩如此說來，知已有允親之意，乃道：「只要小女終身有靠，老朽也還有個算計，已與拙荆再四斟酌，萬無可疑。故敢仰攀喬木，石相公竟不必過慮。」乃與珮珩重新作揖，鄧氏也出來把姻事說了一遍，即去請了昨日兩個老者高爾林、童士禮來，做了媒人，裘自足也來叫了姐夫，珮珩便認了丈人丈母，自己稱了小婿。

裘老兒又備起一席酒來，這酒便是定親酒了。五人同坐，比昨日分外投機。裘老兒便要擇吉成親，珮珩道：「既蒙垂愛，不敢再有他說。但是一件，舍表弟令小婿往福建探親，必須去了回來，萬望老丈俯允。」裘老兒沉吟一回道：「這也使得。只是要留一物作聘。」珮珩道：「小婿行李蕭條，卻將恁物為聘？」裘老兒道：「不拘恁物，皆可成禮。」珮珩想一想道：「卻有一物在此，幼時父母惟恐小婿不得長成，常令佩一玉鎖，因愛他潤澤可觀，未曾暫時捐棄，今即以此為聘罷。」遂向身邊取出，遞與友生，裘老兒接來一看，但見玉鎖上鏤著雙魚戲水，大喜道：「此物甚佳，那上邊已有先兆了。」乃把與眾人觀看，眾人都贊聲「好」。當夜盡歡而散。

明日珮珩專意要行，裘老兒又設酒餞別。取出衣囊馬匹等項，把潘山虎的馬賣了幾十兩銀子，做了盤費。裘老兒夫妻再三叮囑早回，路上千萬保重。正是：

昔為陌路行人，今作華堂嬌客。

姻緣千里相逢，定有鴛鴦注譜。

珮珩一路上也歡喜，這段姻緣真是天付。

只因這一去回來，有分教：感恩報恩，結婚姻於一面；仗義救義，越狂狷於三更。未知此去探得吳家消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裘友生祖世耕讀。談吐識見，還是一個有根器人，所以女兒便得有才有學。可見子孫賢否，全要祖父義方，若訓誨不轉的，終屬僅有。